2 1 22
Chinese Fiction

STAPLES

富贵人家

一：~~一个家族的情况~~

约瑟芬娜·拉美图斯·德·奥图也娜夫人，在一八六一年哈瓦拿的上流社会中，是一个最富贵的贵人，甚至可以说，她仍旧是首要位置的。她是财政部门一个高级官员的寡妇，她一个有巨大的财产的~~贵族~~。~~其他方面~~，她并且受过好教育，一切都是当了役地主所应的踏实中位有领导的地位。她~~在宗教上~~~~礼貌的情况~~。~~和~~对宗教的虔诚的~~所以~~她是这样请过的，或者说：她是这样做过的。~~这是最佳的课题~~。她虽然是出生在一八〇三年，但不管这些，她仍然能够担负起她那巨大的重量，她的头发已全白了。这就是她的~~全部~~整个形象。

我们已经见过她是一个寡妇；只有一个独子：加罗斯·德·奥图也娜，一个二十二岁的活泼青年；他是骑兵的，而他的母亲也是这样说。

在那时代，他们是住在阿麻姑拉街上一间古旧而孤独的大屋里。

置在这里，我们用极个别的人物。

这是一间中等堂皇华丽的建筑物。

那间屋就是殖民地贵族的模样。看来是富裕的，但是

对宗教的虔诚的可以说明了伴的判断，有人会说

不高兴，它是宽敞而低矮的，阴凉但不漂亮。是一幢两层的房子：~~底层~~ 底层的一部分是给奴仆住的，上面一层有着一个圆形的走廊，一间大厅和两个细小的寝所，餐厅和佣人的两个房间。我们不~~须描写这些细节~~，我们要不予详述，~~但是~~ 但是在这~~里也不需要这些~~ 牛津~~特别~~ 一到那间它是有些凄凉的需求。因此在另一个方式，因为不同的习惯会使~~的，我以另一种方式表达那不同的习惯，来吸~~ 到读者对~~听那些~~ 讲述~~罢~~ 经历的。我们对那个故事是比其他都有兴趣和关心的。虽然如此，但仍是~~必~~ 这点有实的，在那屋子的天阁上有一个大的贮水池，用一块绿色的木板盖着的。很快的~~到~~ 使可以看到，这个贮水池也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。

~~因此的~~ 因此，我们用炉吧。

在一八六一年十一月，一个清晨的八点钟。这是一个阴郁寒冷的季节，约瑟芬夫人坐在那可以眺望天阁的圆形走廊上，她经常是穿着一袭~~她经常穿的~~ 深色的衣服。在~~接连~~ 接连走廊的弯曲处的小露台上，式罗斯悠闲而浪漫地抽着一枝香烟。那里~~也~~ 还有~~其他~~ 的是：一个~~名~~ 叫甘美拉的有十七岁的半黑白混血女郎，一件名贵而薄弱的~~衣~~ 衣而宽阔的衣服裹着那~~苍白~~ 苍白~~的~~ 的躯体，一条绣花的手绢围在她的颈巾上，她的颈子美的是罕见的。早上那清新的空气像向她吹嘘着和轻拂着，她坐在约瑟芬夫人脚下的一个细小的座位上，带着英神经质的姿态，这形象会使一个画家兴奋描绘下来，~~和使~~ 和使

Cicerone 的 马

第　頁

25×20=500

吃向她模仿的。

约瑟芬夫人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早报上的通告栏，她把一些文字断章取义地向他的兄弟提出意见，以便听取他的回答，但她的眼睛并没有指责来自那张报纸。

"没有通到我所同意的东西。"那田说。

"我曾经对你说，关于那些特别的东西已经探过了，——罗斯回答着——那些中国人可能不适合那东西的，现在已经有现代化的装备了，可是他们都不大懂。在一间糖厂里，只有那里人的工人是有用的。"

"那些黑人，——约瑟芬夫人厌烦的传播说，——我不喜欢有任何一个的：这是一个非常讨厌的民族，而且在该隐里，那些黑人用的奇方，我正在设法找得着呢"

"但是，妈妈，——青年人急忙的解释——你忘记了你所说过的一切了。昨天我和安东尼奥·维拉斯基斯先生说起，他刚收到一艘经非洲来的货船，仍然泊在海边的。如果你高兴的话，可以去看看，挑选那些较好的。他们有各种年龄的，年龄有老有少的，各种条件的。

这辩论给一个新来的人打断了。是谁？这需要解释一下的。在那些贵族家庭中，在哈瓦拿方面是有一个女人负责管理那些工人的交给，和饲养家畜的。在一般

来说，她是一个混血儿，可以说，是黑人和半黑白人的女儿。她叫做维尔加勒，或是克娜尼斯或是马利安娜。看来是一个朴实而诚实的人。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。在胸前挂着一大串镜匙，响起来是吹耳的。

马利安娜大笑着跑进来。

"哎，夫人！"她说"发生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呀。"

纳瑟茨夫人把抓住放在她的膝上，稍微向你移动一下，安闲地问道："发生了甚么不愉快的事情呀？"

"夫人应该记得昨天的晚餐，我们是用那镀金的餐具的。经常的情况是这样的，用炉灰把它洗得干净，使放在那贮水池的盖上等它乾爽，或是我把它放在那里的，因为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事故发生的……！哎，我的上帝！哎！谁会想到呢？"

可怜的马利安娜没有胆量说出这件的经过，就有一点点的转弯抹角地来帮助她把情况透露，这实在是非常痛苦的。

但是纳瑟茨夫人都急忙追问那结果。

"已经给拿了去罢？"——她微感惊恐地说。

这惊恐不是无因的。在这屋子里偷窃——那个敢于胆敢去做贼——这是罕有的大胆。对于纳瑟茨夫人，那小偷是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纪录的，~~如果后来他~~ 她对他的看法，在一切之前，这是一种缺乏教养。~~应该有美的感觉，不管怎样，在她看来这是缺乏一种教养~~，之外，在第二点上，是不用怀疑的，不管如何这是一个贼；这一种行动是不能解释为一个人~~给予人也~~作为用致富财的手段的~~致富~~，而且在负责这完满帮助与不良的下意识。

~~用者~~ 我们指责这小小的~~种族偏见~~谨慎的偏见，完全不是~~用者~~当作批判辩解，~~而~~也不是~~有找借口那~~宽贼和减轻~~他~~那小偷的罪过。

对的，一个窃贼好像应该~~有美的感~~有美的心灵，在想像中至少是~~如此的~~。当事到如此来了之后，许多议论都承认这件是很严重的。还有一个装有五百元的钱袋，是前一天夫人给她的，所有这些都是这个月的预算，~~但~~这是不必怀疑的，~~她那理能~~和那些瓷器~~被盗~~一起的，~~她当时把钱袋~~被放在那张桌子上，她当时因为放在口袋里~~相~~是相当沉重的，~~这最失是不用怀疑的~~，她自己也知道，~~这种失~~最失~~我~~是不~~能有辩辩~~客辩辩的，~~之后她忘记取回~~，但是这了~~情况~~不仅是那钱袋，连那些瓷器都~~找不到了~~。给偷去了。

~~自~~那~~种~~~~行~~行是简单的，但是当这个家庭里一个里人奴隶传~~蒲~~西斯亏去市场之后，那间老~~的看门人~~门房的窗便关起来，并~~很~~很小心地把它关上了。没有一个人能够入来的，只有传~~蒲~~西斯亏一个去过。

那里人传~~蒲~~西斯亏是个棒槌人，他是~~被~~负责任的~~工作的~~。

~~的~~。

"传尚西斯哥为什么到市场去呢？"问罗兰夫人问。

"是因为美希奥德上星期便病倒了——亨利告诉说——因为传尚西斯哥要去买点东西。他要负责採买。"

所有的人在这判断的问题不断地沉思着。

显示出来的，她们所提出一种指控的表示，是为甘美拉所指控的。她俯首在她女主人的膝上，用模糊的和激动的声调自言自语着：

"我的夫人——她说——不可能是传尚西斯哥干的。"

罗兰夫人没有回答她，对这年青人的意见也不加思索。她已经有了判断的方法了。

"卡罗斯——她指示她的儿子说——在我并不觉得这个情况发生是奇怪的。我经常的意见是这个坏人每要在我们的身旁。你的回报是不能理解的，这一个年青人像你一样，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一个侍从。除了在本地产生的侍从之外，是没有人用这些的。危美料或许是那样，他们是在这家里长大的，他们的相像就都很忠实，不是比替你工作的那个好上千倍吗？"

卡罗斯将那吸剩一半的香烟向天阶掷去。对她母亲的猜疑有相反的感觉；但是在他自己会理时，他会来辩护的。

"传尚西斯哥——他叫起来——他是一个优秀的侍从，

他驾驶机器那些事正，并不是那么的不是危险料的的和他比较的。可能他没有的样子并不一个像克的面貌，但是他不会像哈瓦拿那些本土里人那般柔弱，他是强壮不屈伟的。"

"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。"

"像这他的外表：是极之虚实的。"

"一个野蛮人。"

"这是一种错误的，姑娘，法荷西斯哥是相当聪明的。"

"好了——佐琴夫人绝望叫起来——随你喜欢怎样描绘他；他的样的已经晚了。"

卡罗斯再没有回答她。

在这之间，佐琴夫人站了起来，同样的跪倒在那因形垂廊的露台上。手刘安娜垂头丧气地一动不动，甘美拉像在调养一件抱怨的痛苦。

突然间那大门响起了接事的声音。所有的人都听到，或者不如说，所有的人都感觉到。

片刻之间，那里人法荷西斯哥的肩上挽着一个大箱子走近了天阶，那箱子装满了他赚买的东西。

法荷西斯哥正如卡罗斯和佐琴夫人所估过的一样，一个虚实的，有点笑卿暴气质的男人，穿了一件短上衣和一条白色的长袜，头上带上一顶巨大的有绿翅膀般的帽子，

一件有价值而又平淡无奇的装饰品。这是一个森林的王帝，一个文明的~~[illegible]~~俘虏。

他入来了之后，有时一直走向那房子的终端，但有时是匆忙地走向天阶近门处的一个小房间，把带回来的东西拿进去，那里是放存一些更精致的东西的用具的。他一时间踌躇不决，望了望他的四周，从袋里取出了一条绳子，把那房门打开了，用他的背把那扇门半掩着。

立上面的有的人正注视着那扇门，那里像隐藏着一些神秘似的。甘美拉也和其他的人一样的注视着。

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。后肖西斯奇走出去来之前

当他出来的时候，手上拖着另一堆篮子。他的眼走偷丝的投向天阶。但并不是特别注意他的目的物似的。他像下了决心，轻微地点首向她们招呼，并朝着要到安娜说：

"当我出去的时候，看见了那些器具在野水地上面的已经乾了，我把它收拾起来。而且，当我在外面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人走进屋子里来把它拿走的。"

没有~~再说~~也没有说：这将会怀疑到我的。~~我没有人会这样做~~。可能已经想到这点？

他没有说到这些去。

把那篮子放在野水地上。伊瑟芙夫人始终没有移动过她的位置，她不能逼制地的忍耐地问：

"除了那些器具便没有其他了嗯？"

"还有的，——法荷西斯奇回答她——是一个布袋，或相仪是有绳的。"他漠不关心地说："已把它放在那个银箱内，有一个男债人入来住过时，把它拿去了。我因为忙着上天堂没抹一些更重的用具啊。"

在这次小事件中，其他的人都在一个最好空间，他们的言行和动作，与关系好。他们对奇地屏息以待的一件简单的大事件，如果仍然没有微笑和等候，至少是在感觉的迟疑了。甘美娜同样地注视着，但是已经不再关怀他的幸福了。因为已经不需要研究了，她凝视着他的像，踌躇不决，像给这座楼的异常沉重的力量压着，或者是一种非常感动的生命使她颤栗和踌躇。

25×20=500